

小说五集

茅盾全集



黄山书社

卷之五

李商隱集



卷之五

小说五集

茅盾全集


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茅盾全集第五卷·小说五集 / 茅盾著. —合肥:黄山书社,2012.9

ISBN 978-7-5461-3135-1

I.①茅… II.①茅… III.①茅盾(1896~1981)-全集 ②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9805 号

茅盾全集第五卷·小说五集

茅盾 著 钟桂松 主编

出版人 任耕耘
策 划 任耕耘 赵国华
项目总监 汤吟菲
内容统筹 高 杨

责任编辑 范丽娜
责任校对 吴宝燕
装帧设计 未 氓
责任印制 戚 帅

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官方直营书店(<http://hssbook.taobao.com>)
营销部电话:0551-63533762 63533768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:230071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	880×1230 1/32	印张	15.375	字数	282 千字
版次	2014 年 3 月第 1 版	印次	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		
书号	978-7-5461-3135-1			定价	1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与黄山书社印制科联系调换 电话:0551-63533725)



一九三八年摄



一九三八年与夏衍、潘汉年摄于广州



《腐蚀》、《劫后拾遗》书影



一九四〇年与德沚摄于延安桥儿沟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长篇小说《腐蚀》和中篇小说《劫后拾遗》，二者的后记等件各附在作品之后。

《腐蚀》始作于一九四一年初夏，最初连载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七日香港《大众生活》（周刊）新一期至二十期，一九四六年初，由上海知识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。一九五一年一月经作者修订后由上海开明书店重排印行。一九五四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开明书店版排印新版时，附入作者新作《后记》一篇。

《劫后拾遗》写于一九四二年四月，同年六月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。

二书均曾经作者校阅后收入一九五八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《茅盾文集》第五卷。后者收入《茅盾文集》时附入作者《新版后记》一篇。

目
录

腐蚀 / 001

后记 / 338

致《涅瓦》杂志的读者 / 343

劫后拾遗 / 347

新版后记 / 476

腐 蚀

这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，发现于陪都^①某公共防空洞；日记的主人不知为谁氏，存亡亦未卜。该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，有一纵深尺许的小洞，日记即藏在这里。是特意藏在那里的呢，抑或偶然被遗忘，——再不然，就是日记的主人已经遭遇不幸；这都无从究明了。日记本中，且夹有两张照片，一男一女，都是青年；男的是否即为日记中常提到的 K，女的是否即为日记主人所欲“得而甘心”且为 K 之女友之所谓“萍妹”，这也是无法究明了的了。不过，从日记本纸张之精美，且以印花洋布包面，且还夹有玫瑰花瓣等等而观，可知主人是很宝爱她这一片段的生活记录的。

① 陪都 指重庆。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南京国民政府于十一月间宣布迁都重庆，其后先迁武汉，武汉沦陷前陆续迁往重庆。一九四〇年九月定重庆为陪都。

所记，大都缀有月日，人名都用简写或暗记，字迹有时工整，有时潦草，并无涂抹之处，惟有三数页行间常有空白，不知何意。又有一处，墨痕湮化，若为泪水所渍，点点斑驳，文义遂不能联贯，然大意尚可推求，现在移写，一仍其旧。

呜呼！尘海茫茫，狐鬼满路，青年男女为环境所迫，既未能不淫不屈，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，然大都默然饮恨，无可申诉。我现在斗胆披露这一束不知谁氏的日记，无非想借此告诉关心青年幸福的社会人士，今天的青年们，在生活压迫与知识饥荒之外，还有如此这般的难言之痛，请大家再多加注意罢了。

这些日记的主人如果尚在人世，请恕我的冒昧；如果不幸而已亡故，那么，我祝福她的灵魂得到安息。整抄既毕，将付手民，因题“腐蚀”二字，聊以概括日记主人之遭遇云尔。

一九四一年夏，茅盾记于香港。

九月十五日

近来感觉到最大的痛苦，是没有地方可以说话。我心里的话太多了，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让我痛痛快快地对他谈一场。

近来使我十二万分痛苦的，便是我还有记忆，不能把过去的事，完全忘记。这些“回忆”的毒蛇，吮吸我的血液，把我弄成神经衰弱。

近来我更加看不起我自己，因为我还有所谓“希望”。有时我甚至于有梦想。我做了不少的白日梦：我又有知心的朋友了，又可以心口如一，真心的笑了，而且，天翻地覆一个大变动，把过去的我深深埋葬，一个新生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说有笑，——并且也有适宜于我的工作。

我万分不解，为什么我还敢有这样非分之想，还敢有

这样不怕羞的想望。难道我还能打破重重魔障，挽救自己么？

今天当真是九月十五么？天气这样好，也没有警报。早上我去应卯，在办公厅外边的走廊里碰见 G 和小蓉手挽手走来，小蓉打扮得活像只花蝴蝶。人家爱怎样打扮，和我无关，而且她和 G 的鬼鬼祟祟，我也懒得管；可是她在我面前冷笑，还说俏皮话，那我就没有那么好惹。

我当时就反攻道：“丑人多作怪，可是我才不放在眼里呢！交春的母狗似的，不怕人家见了作呕，也该自己拿镜子照一照呀！”

这一下，可把那“母狗”激疯了。她跳过来，竟想拧我的头发，我一掌将她打开，可是我的旗袍的大襟给撕破了一道。她乱跳乱嚷，说要报告主任。哼，悉听尊便，我姓赵的，什么事儿没经过？但叫我当真生气的，是 G 的态度。他没事人儿似的，站在一旁笑。我与他之间如何，他心里自然雪亮，可是小蓉天天失心狂似的追着他，今儿还挨了打，他却光着眼在旁边瞧，还笑，这可像一个人么？我倒觉得小蓉太可怜了。

我转身跑到科长那里，就请了一天假。

人家以为我的请假是为了刚才那一闹。那真笑话。我才不呢！我瞥见了办公厅里那一个大日历，这才知道今天原来是九月十五，这才想起我今天应当请一天假，——让我安静地过这一天，为我自己的这一天。

但是今天当真是九月十五么？天气这样好。

我憎恨今天的天气有这样好，我生活中的九月十五却是阴暗而可怕的。

二十四年前的今天，从我母亲的肉身中分出一个小小的生命，从这小生命有记忆的那时起，她没看见母亲有过一次愉快的笑。跟小蓉差不多一样可憎的姨娘，还有，比 G 也好不了多少的父亲，就是母亲生命中的恶煞。而我自己呢，从有知识那时起，甜酸苦辣也都尝过，直到今天的不辨甜酸苦辣，——灵魂的麻痹。

一年前的今天，从我自己的肉身中也分出了一个小小的可怜的生命。这小小的生命，现在还在世上不？我不知道。

而且我也没法知道。因为我在那次悲痛而忍心的“断然行动”以后，就不曾设法去探询，也许今后也不作如是想。我就是探听到了结果，又将怎样？让它隐藏在我心的深处，成为绝对的秘密，让它在寂寞中啃啮我的破碎的心罢！

每一回想当时的情形，我全身的细胞里，就都充满了憎恨。复仇之火，在我血管中燃烧。他是走进我生活里的第一个卑鄙无耻的家伙，也是我和小昭分手以后所遇到的第一个懦夫，伪善者！记得那是“七七”纪念以后第三天，他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嘴脸，诉说他的“不得已”的“苦衷”和“困难”。那时他的主意早已打定，暗中筹备了好多